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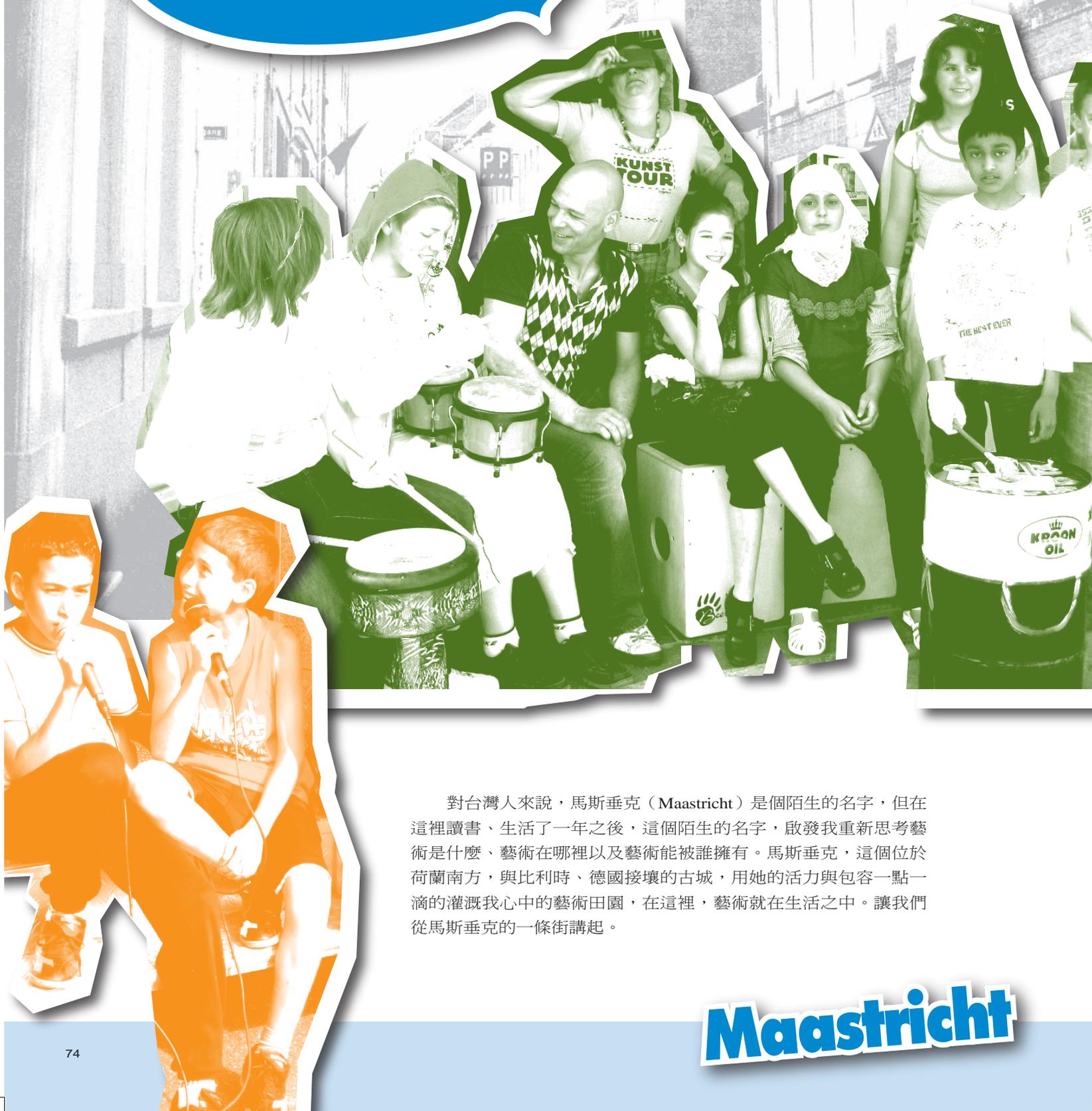
# 馬斯垂克

## 用藝術與居民對話的城市

### Maastricht

A City Uses Art to Communicate with Its Citizens

王學寧 Hsieh-Ning WANG  
荷蘭馬斯垂克大學 (Maastricht University)  
藝術與古蹟研究所碩士生



對台灣人來說，馬斯垂克 (Maastricht) 是個陌生的名字，但在這裡讀書、生活了一年之後，這個陌生的名字，啟發我重新思考藝術是什麼、藝術在哪裡以及藝術能被誰擁有。馬斯垂克，這個位於荷蘭南方，與比利時、德國接壤的古城，用她的活力與包容一點一滴的灌溉我心中的藝術田園，在這裡，藝術就在生活之中。讓我們從馬斯垂克的一條街講起。

# Maastricht



1 Brussels Street上的曬衣繩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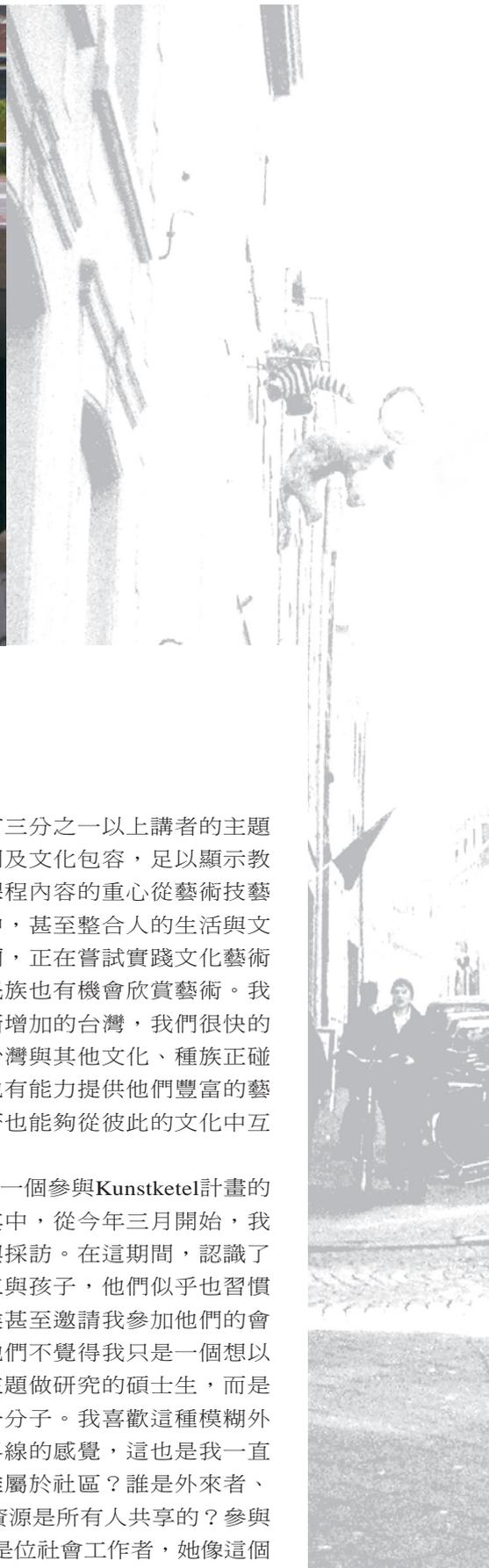
## 藝術一條街：友善的藝術

Brussels Street，因其街上的許多遊民、色情用品店和販賣毒品的商家，在大家眼裡是一個惡名昭彰的區域。有天我結束了一天的課，拖著腳步離開學院，沿著Brussels Street緩緩的坡走著，突然一條像曬衣繩般、銜接馬路兩旁建築的吊線映入眼簾，好奇心被勾起，我走近一看便笑了，頓時忘卻一天的疲憊。「What a surprise！」線上吊著原來是手工製作的玩偶，五彩繽紛，隨風搖曳，為古老的街添了可愛的氣氛，平時看來陰沉的Brussels Street因為玩偶的微笑閃著光芒。除了曬衣繩作品外，沿著Brussels Street走，還有許多裝置藝術，像是毛線交織而成的彩色椅子，以及多種廢棄物件搭成的造型拱門。這是馬斯垂克政府於今年春天為改善這裡的治安與環境，委託當地文化中心Kumulus執行的其中一項社區藝術計畫；Kumulus和附近的學校、藝術家、住家、遊民合作，一起完成的一系列作品，都展示在這條街上。Kumulus教育部門的負責人Hellen表示，雖然成果很棒，但其實一開始要找到願意合作的居民是非常困難的，工作人員得挨家挨戶問有沒有人有興趣參與這個藝術創作。「對於從來沒有接觸過藝術的人來說，確實是一個挑戰呢！」這條街讓我了解到藝術可以是很友善的、具有邀請意味的出現在生活中，像那條我偶然望見的曬衣繩，一條浪漫的

線將環境與人牽在一起。藝術可以與自己零距離，發生在自己所住的街上，抬頭一望，人們會想著：「那是我做的呢，真開心！」。

前幾個禮拜馬斯垂克在進行地下道翻修，原以為只是重新粉刷滿是塗鴉的牆，經過幾天的觀察，發現也是一個政府補助的藝術計畫，讓幾位塗鴉藝術家在整條地下道的空間發揮，剛畫好的大黃花是我最喜歡的部分，它一改地下道過去給人陰暗、尿臭味的印象，呈現明亮與輕快的氣氛，騎著腳踏車馳騁而下的人不用再憋氣，而是快樂呼吸。經歷曬衣繩作品與地下道改造的例子，我注意到馬斯垂克市政府面對城裡的問題總是予以積極與正面的心態。之前流浪街民的問題，政府不但輔導他們入住臨時住屋，還邀請他們加入公共藝術的創作，讓他們融入社區。這次看見被業餘人士的塗鴉覆蓋的陰暗地下道，他們的不是重新漆上白色，禁止人塗鴉，反而是請了專業藝術家來大大發揮，當公共空間的美感到達一定水準，也就沒有人敢再亂塗鴉，大家在騎車經過時，也能有愉快的心情，這幾天我已經看到不少人停下來拍照，包含我自己。

有次我問起這裡的一位藝術家，什麼東西對你來說是美的？「能讓人會心一笑、跳起舞、產生新想法的事情就是美。」他告訴我。而這也正是我在這個城市所感受到的。



### 小地方的潛力：參與的藝術

除了創造一條讓人會心一笑的街，文化中心 Kumulus 還有另一個重要計畫，叫做「Kunstketel」，是和社工團體合作，在馬斯垂克最貧困、最多社會問題的社區，提供孩子便宜但好玩有趣的藝術教育課程。一共有六個社區參與這個計畫，大多居民為摩洛哥、土耳其移民、或是當地工人階級組成的家庭，他們因為經濟或宗教因素而較少參與社會活動，也很少留心孩子的藝術教育。市政府補助 Kunstketel，每個小時家長只須支付一歐元，就有音樂課、舞蹈課、木工、塗鴉、戲劇等等不同課程選擇，目的是讓這些沒有良好家庭、經濟、教育基礎的人也能有機會接觸文化與藝術；讓社會邊緣的人得到尊重，強勢者也學習包容。Hellen 提到他們的目標是實踐一種人人能享有的「文化權利」。「我們當然不是要這些孩子成為藝術家，但至少讓他們知道有這樣的選項存在，讓他們可以有機會嘗試。」Hellen 解釋道。這樣的政策呼應了歐美當今藝術教育的趨勢，在種族融合的背景，走向「Inclusive Education」，也就是融合主要族群與弱勢族群文化的教學方式，而不是劃開距離。剛於今年十月初在英國利物浦舉行的「IJADE：藝術、設計教育與

當代文化」研討會中，有三分之一以上講者的主題涉及少數民族、身分認同及文化包容，足以顯示教育家們正在思考如何將課程內容的重心從藝術技藝本身，擴及至時代框架中，甚至整合人的生活與文化。外來移民多元的荷蘭，正在嘗試實踐文化藝術上的平等，讓這些少數民族也有機會欣賞藝術。我想起了外籍新娘人數逐漸增加的台灣，我們很快的也要面對新移民世代，台灣與其他文化、種族正碰撞著，幾年後我們是否也有能力提供他們豐富的藝術資源？幾年後我們是否也能夠從彼此的文化中互相包容學習？

由於我剛巧住在其中一個參與 Kunstketel 計畫的社區裡，所以決定參與其中，從今年三月開始，我展開為期六個月的幫忙與採訪。在這期間，認識了不同的老師與家長、志工與孩子，他們似乎也習慣我出現在課堂裡，有時候甚至邀請我參加他們的會議，我覺得備受尊重。他們不覺得我只是一個想以他們的社區藝術課程為主題做研究的碩士生，而是真正接納我成為他們的一分子。我喜歡這種模糊外來者與內部的人之間的界線的感覺，這也是我一直很感興趣的主題，到底誰屬於社區？誰是外來者、誰是主人？哪些文化與資源是所有人共享的？參與此社區計畫的 Manon 小姐是位社會工作者，她像這個

3



4



- 2 馬斯垂克的地下道塗鴉作品。  
3 Kunstketel裡專心創作的孩子。  
4 Kunstketel總是充滿笑聲與歡樂。

社區的媽媽，「你最近好嗎？」逢人便閒話家常幾句。她認識社區裡的每一個人，「他們都以為我住這呢！」Manon笑著說。她關心社區裡的大小事情，Manon這個外來者被視為社區大家庭的一分子，或許那些從不參與社區活動、卻住在這裡幾十年的人，才是真正的外來者。藉由藝術打破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是Manon辦裡「Kunstketel」這個社區藝術教室的最大目的。來自不同國家、文化的人，因為住在同一個社區，有緣在一起創作、分享。Kunstketel就在社區主要道路的一個街角，透過透明的玻璃及明顯的位置，讓附近的居民都能注意到，不時會有家長路過就進來問，「我的小孩也可以來嗎？」我也經常看到孩子從窗外望著裡頭自己的作品，滿足的向家長炫耀：「那是我做的唷！」座落於社區的中央，這教室像是社區的心臟，因居民、孩子一起創作而跳動，而有了活力。

回想台灣，我們的319個鄉鎮也有這樣的社區特質。榕樹下、廟口是傳統鄉鎮中人們聚集的地方，交換訊息、寒暄幾句，不時舉行社區活動，如跳蚤市場、民間歌舞表演，或是戶外小電影院。這些我們早已習慣的庶民場景，展現了來自鄉土、鄰居間的友善與創造力。隨著人口逐漸往城市外移，小地方的魅力不如從前，許多人嚮往著城市生活，卻忘

了自己腳下土地其實是源源不絕的生命力。我在馬斯垂克所住的社區「Witte Vrouwenveld」一點都不漂亮，但因為有「Kunstketel」藝術教室，以及幾位藝術家共同的推動，社區看來很有活力，活動很豐富，像是藝術家帶領孩子彩繪社區邊緣的圍牆，為環境增添許多顏色與生氣；又如有位攝影藝術家剛舉行了展覽，他的影像作品記錄了社區建築的轉變；更貼切的例子是每年夏天舉行的社區文化節，雖然規模不大，但人人參與其中，擺攤、表演、樂隊遊行等等，好熱鬧呢！馬斯垂克讓我了解小社區裡的生活也可以多采多姿，不用到城裡也能輕鬆享受藝術的樂趣。文化在這裡像部列車，機動性強，抱持著深入小地方的使命，為小百姓的生活上了層美麗的顏色。

### 熱情的藝術家：啟發人的藝術

藝術家是社區藝術裡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不是每位藝術家都有帶領社區的本事，從搖滾樂手轉行為老師的Jos給了我很好的例子。Jos是星期五下午音樂班的老師，我很喜歡看他上課，他長得像瘦版的電影明星——布魯斯威利，每個小孩都喜歡他。

# Maastricht



5 戶外非洲鼓workshop。

他擅長用簡單的旋律帶小朋友一起哼唱或用樂器演奏。這些小孩都來自低收入戶，家裡沒有樂器，Kunstketel讓他們得以在每週有一段時間接觸音樂、玩音樂。用「玩」這個字，我是真的這個意思，因為沒有樂譜、沒有一定的課程時間、沒有人固定只演奏一種樂器，一切即興。Jos說：「我一直在教他們的其實只是放鬆自己，一旦放鬆，肌肉自然會運動、開始隨著感覺演奏。」Jos彈吉他唱著，小孩跟著他重複一樣的旋律，當小孩熟悉旋律能夠自己哼唱的時候，Jos會加上不同的吉他和弦變奏，或是自己加上和聲，和小孩對話。不須要譜，一段簡單的旋律就自然而生，大家都樂在其中，坐在旁邊的我和其他家長都跟著唱了起來。我最喜歡的是他們一起唱一首共同創作的rap小曲，歌詞講的是他們每週來這裡上課的故事，他們邊笑邊唱，尤其是唱到關於自己的部分。在這裡，音樂幫助他們建立自信、加深身分認同，尤其是對於外來移民的小孩，這些認同與鼓勵特別珍貴，他們開始喜歡自己，也相信自己能做些什麼。「我相信音樂是一種媒介，孩子們一起玩音樂後，總是有很多後續對話展開。」Jos說。來上課之前孩子彼此之間或許不熟悉，但Jos總

是能確保他們在離開教室之前成為好朋友。非洲鼓則是Jos擅長用來打破孩子間距離的秘密武器。

Jembe，非洲鼓（另一種法文寫法是"Djembe"），這個樂器在這個夏天帶給我很多的力量和溫暖，感染力強的非洲鼓是Jos老師最常帶領孩子玩的樂器。暑假Manon小姐為了推廣這個社區藝術計畫，進行了多場戶外Workshop。連續幾次後，開始前的準備程序我們已經駕輕就熟，俐落的從車裡把鼓和其他器材卸下，和初次見面的社區打聲招呼，其他義工自發的上前協助我們將一張張的椅子排成半圓，並在每張椅子前放一個Jembe，通常在我們準備就緒前，孩子已經自動聚集，躍躍欲試。對於這一系列在工人居民為主的社區中進行的workshop，Jos感到自己深受這樣的環境吸引。「這些居民的價值觀普遍較僵化，教育水平不高，思想不夠開放，生活中也有很多煩惱與不順心，你看這裡的酒吧，早上八點就開門，十點就有人已經喝醉，可見這裡的居民有酗酒的問題。」但看到這一切的不完美，Jos反而覺得自己來對地方了，就是這樣的社區需要音樂，需要不一樣的視野。「在這樣的社區裡，孩子須要嘗試新的東西，否則會跟他們



的父母一樣，陷入憂愁的循環。」後來，我在查資料的時候，驚喜的發現，原來非洲鼓在它的發源地——馬利是「和平地走在一起」，或是「playing together」的意思，這樂器就是生來為人創造和諧與互動的，振奮人心的鼓聲在大家整齊的節奏拍打之下，整條街都響亮，掌心熱熱的，揚起心中的共鳴與漣漪，還真是有使命感的一種樂器呢！Jos說在每次Workshop結束後，他會觀察孩子臉上的表情，是不是真的開心，很享受。只要聽到一個孩子說：「Hey, this is fun!」他就心滿意足。在音樂裡，他無法真正改變一個孩子的生活場景，但卻能為他的世界帶來新的可能。

## 藝術巴士：主動的藝術

除了戶外workshop之外，Jos的「Fat Beat Bus」是另一個我很喜歡的project。大巴士裡載滿樂器，停靠在不同的社區，想來玩音樂的就來玩。同樣是針對馬斯垂克一些教育及社會資源貧乏的社區，藉由每週的Bus停靠，他們組成一個小團體，創作音樂。Bus的機動性讓藝術得以運送到需要的社區，這是我覺得最美的部分，讓我想起台灣許多藝文團體的藝術下鄉活動，如果居民沒有能力走向藝術，藝術家就得走向他們。這個月進行的Public Workshop也抱持著同樣的精神，在這些工人階級的社區裡，利用孩子下課的時間，在社區公園裡舉辦音樂workshop，孩子有興趣就來玩，自由參加，隨時可以離開。在這樣的社區，通常一開始，位子就被孩子坐滿。對於他們來說，音樂是很新奇的，藝術家帶給他們的是影響力，刺激他們的想像力與感受力。事實上這些Public Workshop最終的目的是教育家長，透過公共演出以及現

場與孩子的互動，家長才能看見為什麼學藝術對一個孩子好，之後也才能給予培育。那天現場就有一位父親很感動的在workshop之後來報名Kunstketel的課程，原來他的小孩都有自閉症，在workshop中，他第一次看見孩子原來在音樂中能這麼的快樂與專注。不論是Fat Beat Bus，或是Public Workshop，都展現藝術家的積極與熱情，主動走向人群，帶來改變。「今天我有看到好多個孩子臉上都有露出微笑喔！」Jos滿足的說。

參與社區藝術兩年，Jos說這對他來說也是很新的東西，這兩年他學會更加開放，面對不同民族、個性與才能的孩子，須要很多很多的耐心。孩子彼此差異很大，住在同一個社區是他們最大的共同點，而藝術則為社區裡不同的人製造交集，打造一個充滿顏料、色彩、音符、旋律與故事的小世界。Jos曾說：「許多人安分的過日子，但沒有思考過怎樣的生活是有品質的，而音樂正是提高生活品質的一種方式。」對Jos來說，社區藝術至今仍是個挑戰，但以他充足的微笑與善良的性格，我想他已成功將音樂當作媒介來與社會連結，並且作為一個無形的橋梁連接社區裡的居民與孩子，就像有學者如此形容社區藝術：「It's a work of Heart」，在社區裡，很多事情都是從「心」開始，心胸打開了，才能一起演奏、彼此傾聽，並且一同創作好的音樂。

## 重新思考藝術的功能

前幾天和以前大學的老師討論到藝術的功能，老師認為藝術不該成為協助社會的一種政治性的手段，老師贊同所謂的「為藝術而藝術」，藝術該專注在它的本質，而不是用藝術來協助一個社區變得更好。他覺得藝術不是一個人人能夠享有的東西，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參與，應該將時間花在協助他們找到工作比較實際。我因為他講的一番話而



有些動搖，不確定自己在做的事情到底正不正確。但回想自己實地參與的社區計畫，以及從接觸的藝術家和期刊上得到的種種資訊，我越來越覺得，藝術確實在歷史的今天有很大的潛能。以前的社會是君主、是宗教掌權，藝術顯然是被操縱，但今天的世界已經走到一個新的階段，藝術是可以被好好的利用來改變人的生活的。我所成長的台灣以及現在身處的歐洲都是一個物質不缺乏的社會，問題是在於資源的不均，而既然一個國家已經富裕，為什麼不把一些時間與金錢投注在以往被忽略的族群、地區？如果一個國家有足夠的文化基底，為什麼藝術不能被利用來幫助開啟人的視野？如果一個國家以民主為自豪，為什麼不更徹底的實踐至文化上的民主，讓人人有機會體會藝術？愛樂電台的廣告曾說：「我們要培養的不是藝術家，而是懂得欣賞音樂的人。」藝術下鄉的計畫在台灣越來越多，我很高興藝術正在小小的台灣發揮力量，讓小國家的人有寬廣的眼界。我想人之所以活著，必有比尋找工作、生存更重要的事情，有穩定的工作當然是好事，但如何讓自己活得有品質更是重要，「藝術提醒人自己曾經放棄的事情。」著名的美國藝評家麥可齊莫曼曾說。

### 街頭教室：打開心靈的藝術

一個社區的氣氛是可以營造的，我所參與的社區藝術計畫是由藝術家以及社工團體所共同策劃執

行的，單純的計畫裡，牽涉到無數的義工與社工的協助。在這個計畫裡，我感受最深的是兩者之間的合作與溝通。藝術家的角色可以是社會工作者，而社會工作者也能有藝術家的眼光。在社區裡，沒有誰有特權擔任藝術家，因為社區藝術最初的價值就是建構在大家的共享以及共同創作的精神裡。藉由藝術，達到人與人之間精神上的一種和諧與喜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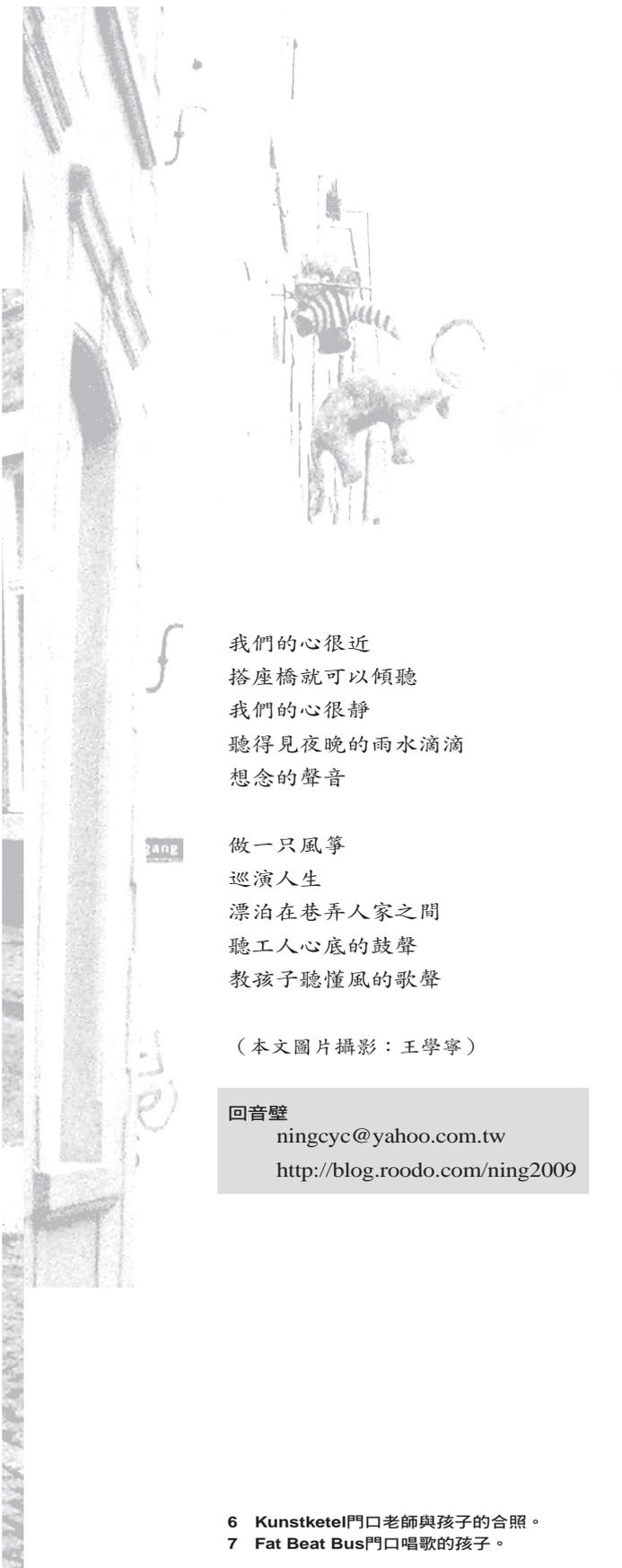
經過在馬斯垂克一系列的採訪與親自參與 workshop，我明白社區可以是學校的延伸教室，而裡面的居民與藝術家都是我的老師。這堂課隨便你想要幾點進教室，幾點下課，沒有開始與結束，一切在街頭上演，一氣呵成。「There are no strangers, only friends we haven't met.」詩人如是說。在社區裡發生的，都是生活的藝術，人與人之間再平凡不過的互動，少有人重視，卻足以改變一個環境的學問。我想世界上有很多出色的藝術家，但真的將自己的心向著社會的還是少數，今天的世界應該要由分化走向交集，藝術家如果能從自己的世界裡走出來，給予多一些關懷和不同的視野，許多人的生活會被改變。我肯定的這樣說，因為我已經被感動，也慢慢的在改變。

「什麼是社區藝術？」我曾問Jos。

他說：「當人打開心，什麼都還沒做之前，就已經是藝術了。」

讓我用一首小詩作為結束，敬這懂得生活藝術的城市。

**Maastricht**



我們的心很近  
搭座橋就可以傾聽  
我們的心很靜  
聽得見夜晚的雨水滴滴  
想念的聲音

做一只風箏  
巡演人生  
漂泊在巷弄人家之間  
聽工人心底的鼓聲  
教孩子聽懂風的歌聲

(本文圖片攝影：王學寧)

回音壁

[ningcyc@yahoo.com.tw](mailto:ningcyc@yahoo.com.tw)

<http://blog.roodo.com/ning2009>

6 Kunstketel門口老師與孩子的合照。  
7 Fat Beat Bus門口唱歌的孩子。

6



7

